

汉魏丛书



論衡卷十四

狀留篇

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。世人怪其仕宦不進。官爵卑細。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。信不怪也。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。睹高下多少之實也。龜生三百歲。大如錢。游於蓮葉之上。三千歲青邊緣巨。尺二寸著生。七十歲生一莖。七百歲生十莖。神靈之物也。故生遲留。厥歲長久。故能明審實。賢儒之在世也。猶靈著神龜也。計學問之日。固已盡年之半矣。銳意於道。遂

無貪仕之心。及其仕也。純特方正。無負銳之操。故世人遲取進難也。針錐所穿無不暢達。使針錐末方。穿物無一分之深矣。賢儒方節而行。無針錐之銳固。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。且驥一日行千里者。無所服也。使服任車輿。駑馬同音驥。曾以引鹽車矣。垂頭落汗。行不能進。伯樂顧之。王良御之。空身輕馳。故有千里之名。今賢儒懷古今之學。負荷禮義之重。內累於胷中之知。外劬於禮義之操。不敢妄進。苟取。故有稽留之難。無伯樂之友。不遭王良之將。安得馳於清明。

之朝立千里之迹乎。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。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。其病若死。則背在下而腹在上。何則。背肉厚而重。腹肉薄而輕也。賢儒俗吏並。在當世。有似於此。將明道行。則俗吏載賢儒。賢儒乘俗吏。將闇道廢。則俗吏乘賢儒。賢儒處下位。猶物遇害。腹在上而背在下也。且背法天而腹法地。生行得其正。故腹背得其位。病死失其宜。故腹反而在背上。非唯腹也。凡物仆僵者。足又在上。賢儒不遇。仆廢於世。蹠足之吏。皆在其上。東方朔曰。目不在面而在於足。救昧不

給能何見乎。汲黯謂武帝曰。陛下用吏如積薪矣。後來者居上。原汲黯之言。察東方朔之語。獨以非俗吏之得地。賢儒之失職哉。故夫仕宦失地。難以觀德。得地難以察不肖。名生於高官。而毀起於卑位。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。遵禮蹈繩。修身守節。在下不汲汲。故有沉滯之留。沉滯在能自濟。故有不拔之扼。其積學於身也多。故用心也固。俗吏無以自修。身雖拔進。利心搖動。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。楓桐之樹。生而速長。故其皮膚不能堅剛。樹檀以五月生葉。後彼春榮。

之木。其材彊勁。車以爲軸。磨之桑穀。七日大拱。長連
大暴。故爲變怪。大器晚成。寶貨難售也。不崇一朝。輒
成賈者。菜果之物也。是故湍瀨之流。沙石轉而大石
不移。何者。大石重而沙石輕也。沙石轉積於大石之
上。大石沒而不見。賢儒俗吏並在世俗。有似於此。遇
闇長史轉移。俗吏超在賢儒之上。賢儒處下。受馳走
之使。至或巖居穴處。沒身不見。咎在長吏不能知賢。
而賢者道大力劣。不能拔舉之故也。夫手指之物。器
也。度力不能舉。則不敢動。賢儒之道。非徒物器之重。

也是故金鐵在地。焱風不能動。毛芥在其間。飛揚千里。夫賢儒所懷。其猶水中大石在地。金鐵也。其進不若俗吏速者。長吏力劣。不能用也。毛芥在鐵石間也。一口之氣。能吹毛芥。非必焱風。俗吏之易遷。猶毛芥之易吹也。故夫轉沙石者。湍瀨也。飛毛芥者。焱風也。活水洋風。毛芥不動。無道理之將。用心暴猥。察吏不詳。遭以好遷。妄授官爵。猛水之轉沙石。焱風之飛毛芥也。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。沙石遭猛流而轉。俗吏遇悖將而遷。且圓物投之於地。東西南北無之不可。

策杖叩動。纔微輒停。方物集地。壹投而止。及其移徙。須人動舉。賢儒世之方物也。其難轉移者。其動須人也。鳥輕便於人。趨遠人不如鳥。然而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蝗蟲之飛。能至萬里。麒麟須獻。乃達闕下。然而蝗蟲爲災。麒麟爲瑞。麟有四足。尚不能自致。人有兩足。安能自達。故曰。驚飛輕於鳳皇。兔走疾於麒麟。鼃躍躁於靈龜。虵騰便於神龍。呂望之徒。白首乃顯。百里奚之知。明於黃髮。深爲國謀。因爲王輔。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。輕躁早成。禍害暴疾。故曰。其進銳者退速。

陽溫陰寒。歷月乃至。災變之氣。一朝成怪。故夫河冰
結合。非一日之寒。積土成山。非斯須之作。干將之劍。
久在鑪炭。銛鋒利刃。百熟煉厲。久銷乃見。作留成遲。
故能割斷。肉暴長者曰腫。泉暴出者曰涌。酒暴熟者
易酸。醢暴酸者易臭。由此言之。賢儒遲留。皆有狀故。
狀故云何。學多道重。爲身累也。草木之生者。濕濕者
重死者枯。枯而輕者。易舉。濕而重者。難移也。然一有能字
元氣所在。在生不在枯。是故車行於陸。船行於溝。其
滿而重者。行遲。空而輕者。行疾。先王之道。載在胷腹。

之內其重不徒舩車之任也。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。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。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。世人早得高官。非不有光榮也。而尸祿素餐之謗誼譁甚矣。且賢儒之不進。將相長吏不開通也。農夫載穀奔都。賈人齎貨赴遠。皆欲得其願也。如門郭閉而不通。津梁絕而不過。雖有勉力趨時之勢。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。長吏妬賢不能容善。不被鉗赭之刑幸矣。焉敢望官位升舉。道理之早成也。

寒溫篇

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。怒則寒。何則。喜怒發於胸中。然後行出於外。外成賞罰。賞罰喜怒之效。故寒溫淫盛。凋物傷人。夫寒溫之代至也。在數日之間。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。發胸中。然後淫盛於外。見外寒溫。則知胸中之氣也。當人君喜怒之時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。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。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。境內寒溫何所生起。六國之時。秦漢之際。諸侯相伐。兵革滿道。國有相攻之怒。將有相勝之志。夫有相殺之氣。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。太平之世。

唐虞之時。政得民安。人君常喜。絃歌鼓舞。比屋而有。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。豈喜怒之氣爲小。發不爲大。動邪。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。夫近水則寒。近火則溫。遠之漸微。何則。氣之所加。遠近有差也。成事火位。在南。水位在北。北邊則寒。南極則熱。火之在鑪。水之在溝。氣之在軀。其實一也。當人君喜怒之時。寒溫之氣。閨門宜甚。境外宜微。今案寒溫外內均等。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。世儒說稱妄處之也。王者之變在天。下。諸侯之變在境內。卿大夫之變在其位。庶人之變

在其家。夫家人之能致變。則喜怒亦能致氣。父子相
怒。夫妻相督。若當怒反喜。縱過飾非。一室之中。宜有
寒溫。由此言之。變非喜怒所生明矣。或曰。以類相招
致也。喜者和溫。和溫賞賜。陽道施予。陽氣溫。故溫氣
應之。怒者慍恚。慍恚誅殺。陰道肅殺。陰氣寒。故寒氣
應之。虎嘯而谷風至。龍興而景雲起。同氣共類。動相
招致。故曰。以形逐影。以龍致雨。雨應龍而來。影應形
而去。天地之性。自然之道也。秋冬斷刑。小獄微原。大
辟盛寒。寒隨刑至。相招審矣。夫比寒溫於風雲。齊喜

怒於龍虎。同氣共類。動相招致。可矣。虎嘯之時。風從谷中起。龍興之時。雲起百里內。他谷異境。無有風雲。今寒溫之變。並時皆然。百里用刑。千里皆寒。殆非其驗。齊魯接境。賞罰同時。設齊賞魯罰。所致宜殊。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。案前世用刑者。蚩尤亡秦甚矣。蚩尤之民。涸涸紛紛。亡秦之路。赤衣比肩。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。帝都之市。屠殺牛羊。日以百數。刑人殺牲。皆有賊心。帝都之市。氣不能寒。或曰。人貴於物。唯人動氣。夫用刑者。動氣乎。用受刑者。爲變也。如用刑。

者。刑人殺禽。同一心也。如用受刑者。人禽皆物也。俱
爲萬物。百賤不能當一貴乎。或曰。唯人君動氣。衆庶
不能。夫氣感。必須人君。世何稱於鄒衍。鄒衍匹夫。一
人感氣。世又然之。刑一人而氣輒寒。生一人而氣輒
溫乎。赦令四下。萬刑並除。當時歲月之氣。不溫。往年
萬戶失火。煙焱參天。河決千里。四望無垠。火與溫氣
同。水與寒氣類。失火河決之時。不寒不溫。然則寒溫
之至。殆非政治所致。然而寒溫之至。遭與賞罰同時。
變復之家。因緣名之矣。春溫夏暑。秋涼冬寒。人君無

事。四時自然。夫四時非政所爲。而謂寒溫獨應政治。正月之始。正月之後。立春之際。百刑皆斷。囹圄空虛。然而一寒一溫。當其寒也。何刑所斷。當其溫也。何賞所施。由此言之。寒溫天地節氣。非人所爲明矣。人有寒溫之病。非操行之所及也。遭風逢氣。身生寒溫。變操易行。寒溫不除。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。國邑遠矣。安能調和其氣。人中於寒。飲藥行解。所苦稍衰。轉爲溫疾。吞發汗之丸。而應愈。燕有寒谷。不生五穀。鄒衍吹律。寒谷可種。燕人種黍其中。號曰黍穀。如審

有之寒溫之災。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。變政易行。何能滅除。是故寒溫之疾。非藥不愈。黍谷之氣。非律不調。堯遭洪水。使禹治之。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。堯不變政。易行知。夫洪水非政行所致。洪水非政行所致。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。或難曰。洪範庶徵曰。急恒寒若。舒恒燠若。若順燠溫恒常也。人君急則常寒順之。舒則常溫順之。寒溫應急舒。謂之非政如何。夫豈謂急不寒。舒不溫哉。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。偶適自然。若故相應。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。人謂天